

「八一四」首開戰績——

· 周昇煒 ·

見證中華民國空軍史的張光明

民國初年，內有軍閥割據，兵戎相向而耗損國力，外有西方勢力竊據神州大地，瓜分鐵路特權且取得租界，又有日本軍國主義虎視眈眈，覬覦我國豐饒疆域與礦產資源，東北地區充裕的糧食、鐵礦、石油、黃金與煤礦，讓日本這個資源匱乏、地狹人稠且軍國主義盛行的島國垂涎欲滴，於是便在東三省製造慘案，屢次挑起衝突戰端，甚至扶植偽滿政權，意圖作



為拯救國家，張光明（右圖下方）竟捨棄就讀北平師範大學的機會，改投考中央航空學校第五期，大展從軍報國的理想。

為日軍侵華的合理藉口，更在當地強徵勞工、汗辱婦女、收繳穀食及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生在那個動亂年代，站在浪潮尖端，張光明老師（以下僭越直稱張光明）投筆從戎，決心要履行熱血青年的義務，在國家危殆之際，選擇挺身而出，為民族尊嚴與百姓生命而戰。

張光明出生於民國二年，祖籍是河北昌黎縣，其家族在東北經營三百多年，重信守諾，商譽良好，家境殷實富裕，是為當地首富，更是家中七個孩子裡唯一的男丁，稱得上是腰纏萬貫的「富二代」。放在當代來看，他可以選擇成為享樂主義的闊少爺——開豪車、戴名錶、坐擁私人飛機（遊艇）與奢豪別墅；也可能是忙著繼承家裡百億千億資產的企業接班人；但身處動盪亂局的少年張光明，堅決自己的信念，毅然選擇「從軍報國」，堅決要在那個環境中，為危在旦夕的中華民國，盡自己的一點能力，就張光明的觀念「沒有國家，自己的一切價值皆無，一文不值」。

〈春望〉 杜牧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杜牧一首「春望」，道盡抗戰期間，無數中華兒女對國家命運和未來前途的擔憂。當時許多青年才俊棄文從武，立志報國。但空軍要求條件極高，除了要能識字讀寫（當年並沒有義務教育，「識字」這件事現在看似簡單，但當時國人文盲比例超過八成以上），雙眼裸視也要合乎標準，不得有肺結核、腫瘤、癩癧、重大手術或遺傳疾病，骨骼密度、肌肉發育、血壓檢測也須正常。在動盪的歲月裡，國人普遍營養不良，加上舊時衛生條件不佳，能夠通過體檢階段篩選的「天之驕子」，往往是家中經濟條件良好的富家子弟，才能順利通過門檻。也因此，抗戰早期的空軍健兒，幾乎來自名門望族或歸國華僑。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張光明和一百七十餘位來自大江南北的「高富帥」，闊別家人與原先優渥生活，從風度翩翩的英俊公子，理個光頭搖身一變，蛻變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中華民國空

軍新血，不少人拾起剪下的一小撮頭髮寄給父母，信中說道：「今後兒子將屬於全中華民族（國）所有，謹獻上這點頭髮，聊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孝意」。軍人理光頭正如僧侶剃度，不同的是，出家人剃度是為了宗教信仰而皈依佛門，軍人「剃度」則是為了獻身革命理想，投身救國事業。

若非國家生死存亡關頭，誰肯離鄉背井？有誰捨得闊別父母？又有誰又願意和摯愛分離？冒著生命危險加



中央航校精神堡壘刻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家長見到無不動容。

入中華民國空軍，成為抗戰的前鋒、革命的先行者，他們本可依靠自身才華或父母幫助，找到一個安全舒適的職業，過上令人稱羨的生活，卻捨棄大好前程，主動站出來，扛下時代賦予的使命，張光明認為：「一個人生長在哪一個時代，就要做屬於那個時代的事」，他便放棄北平師範大學的資格，投考中央航校第五期。

民國二十四年中央航校的畢業典禮上，少數同學是瞞著父母來讀軍校，而非就讀一般大學。他們父母原先抱著興高采烈心情，準備入校見證孩子的高光時刻，卻見到校內精神堡壘石刻文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此時方知自己的兒子，那辛苦栽培的親骨肉，畢業後不是迎來飛黃騰達的璀璨人生，而是一紙隨時成仁取義的生死聘書，家人聞之無不鼻酸，有些父母甚至當場落淚。

畢業之初，張光明曾在中央航校短暫任教，適逢民國二十五年我國購買新機霍克三型，他也被編入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時任大隊長是高志航，是後來赫赫有名的「空軍戰神」，隊長黃光漢、副隊長賴名湯、分隊長樂以琴、鄭少愚等人，都是近代赫赫有名的空軍英豪，可謂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聲名遠播。張光明老師更親身參與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的笕橋空戰，他最早發現敵機、首開擊落日機，締造並見證「八一四」空戰大捷歷史時刻。

張光明身為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飛行員，曾親身參與八一四空戰，鑑於當年抗戰，中共只顧壯大自身勢力發展，對日長期採取避戰不抵抗策略，事過境遷來到現今，卻堅信「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謬論，透過宣傳手法，厚顏自稱是「抗戰中流砥柱」，極力爭取抗戰歷史話語權，



張光明因飛行技術優異，曾在中央航校短暫任教，培育中華民國空軍的年輕新血。



張光明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參加笕橋空戰，駕駛霍克三型編號二二〇五號機，首開擊落日機。

以虛偽不實資料從事大內（外）宣，為了向世界與中華兒女說明八一四空戰的真實經過，傳承真實歷史與責任使命，張光明遂著作《中華民國空軍老兵——張光明抗日空戰拾粹》，在垂垂老去之前，記載當年笕橋「八一四」空戰始末。

八月十三日午後（八一四前夕），高志航大隊長參加南京軍事會議，會後電話命令第四大隊兵力即刻進駐笕橋，自己則從南京起飛與大部隊會合。其轄屬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隊陸續起飛，沿途皆下著大雨，能見度不佳，張光明跟著第二十二中隊，低空往浙江方向飛行，中途降落

廣德機場加油整補，當飛抵目的地，笕橋機場剛遭日機轟炸結束，由於視界不清，領隊率領所屬進駐笕橋機場待命。

翌日清晨，機場警戒人員發現南方遠處，有不明機群靠近，機翼塗裝日本紅太陽標誌，研判為四架大型雙翼轟炸機編隊，張光明駕駛二二〇五號機，即刻進入攻擊位置，選定日本長機為攻擊目標，該長機立即著火下墜。張光明攻擊後脫離，反轉準備第二次攻擊時，見另三架敵機已陸續遭第二十二中隊鄭少愚分隊長與另三名友機擊落，錢塘江南岸四架日本轟炸機，加上眾多民眾看到笕橋附近，其他中隊所擊落的二架敵機，八一四當日創下六比〇的輝煌戰果。

由於當時我國與日本空軍兵力比，約為一比十二，日軍的空軍數量、飛機性能、裝備訓練與研發自製能力，相較剛脫離滿清帝制不久，飽受軍閥割據且各項技術落後的新生中華民國，日方皆具備絕對的優勢。加之我國陸軍遭遇日軍絕對優越的軍事力量攻擊，為粉碎日寇「速戰速決」之企圖，國民政府採行「持久性消耗戰略」及「以空間換取時間」等戰略，部隊邊打邊退，民眾也跟著舉家逃難，死傷者不在話下，民心積鬱已久，但

空軍第四大隊「八一四」空戰捷報一經發布，軍民士氣大振，可謂舉國歡騰，激起廣大國人相信弱勢兵力只要有有利的條件下，集中兵力出擊，亦可取得勝利，「八一四」作戰案例，匯聚為全國一致對外，奮戰不懈的精神，對八年抗戰影響至為深遠。

然而，即使張光明飛行技術再精湛，亦多次歷經生死交關的處境。最驚險的一次，莫過於奉令支援臺兒莊戰役。空軍第四大隊駐守漢口，距離臺兒莊五百五十公里，受限於航程有限，飛到臺兒莊上空，飛機滯空時間僅剩十五分鐘，支援空防或地面作戰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於歸德上空發現日機，與敵發生戰鬥，但我國飛行員油量耗盡，許多同仁脫離戰鬥或降落機場（也有迫降野外），形成敵多我少態勢，張光明遭三架敵機圍攻，飛機遭敵擊中失去控制，在下墜期間，頭部脹痛、目不能視，個人佩槍、鞋子、尺規、眼鏡及文具皆在空中甩飛散落，只得憑直覺拉降落傘，圍攻張光明的三架敵機，輪番攻擊張光明，造成傘頂、張力拉繩多處斷裂，影響降速與降落穩定；最終張光明平安降落，卻也造成腰部長年痼疾。

張光明一生，歷經笕橋、臺兒莊

、武漢、重慶……等三十次空戰，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即便在遭三架敵機圍攻失事後，自己拼命平安脫險，並非追求「生」的喜悅，而是日夜兼程回到空軍，預備下一次升空迎敵，勇敢接受下一個險境，以自身性命為賭注，求百姓免於生命威脅。

他的飛行生涯，為了保國衛民往往奮不顧身，先後參加抗戰、剿共、保衛臺海等諸多戰役，見證中華民國在邁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經歷的一切苦難。張光明作戰期間，駕駛飛機曾經七次中彈，中彈總數合計多達二百一十九處，即使在敵眾我寡情形下，遭數架敵機圍攻而蒙難跳傘，面



在臺兒莊戰役（圖右），由於機場距離遙遠，作戰支援能力嚴重受限，此役友機前後失去動力，致使三機圍攻張光明，飛機失控最終只能跳傘求生，造成腰部終生痼疾。

對死亡的恐懼與陰影，卻依然停不下他航空救國的抱負，一生執行超過二百五十次以上的飛行作戰任務，獲頒一等宣威獎章殊榮，更以擊落敵機四架的優異戰果，取得四星星序獎章，在世界空戰史上，極少有飛行員能締造如此輝煌紀錄。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我國與日本空軍的實力相差懸殊，中央航校畢業的飛行員，百分之八十來不及晉升為上尉，就為國家貢獻寶貴生命。當年，空軍第四大隊有兩個別名，其一是眾所皆知的「志航大隊」，其二則是不為人知的「中尉大隊」；在保衛武漢期間，從大隊長到飛行員，都是中尉階級。由此可知，張光明能在危機四伏的空戰環境中存活下來，是多麼難能可貴。他在國家剿共失利之際，時任空軍總部作戰處長，成功將大量的黃金、銀圓與外幣輾轉運抵臺灣，在那個風雨飄搖時刻，穩住國家的經濟命脈，幫助中華民國度過艱難難關。

一代空戰英雄張光明，在民國一〇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因肺炎於美國辭世，享年一〇四歲，由於他的功勳彪炳，政府將其安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他是中華民國空軍參加「八一四」空戰的眾人當中，最後一位逝

去的飛行員，他的逝去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從此之後，我們只能在文字及相片史料中，追尋他捨身報國的英雄事蹟。

「八一四」歲月已走過八十五年，軍人能為國犧牲，是榮譽責任的具體展現。感謝張光明和無數從軍報國的青年英才，在國家危殆之際，秉持「我死則國生」的信念，為中華民國挺身而出，用個人生命譜寫中華民國的光榮歷史，以具體行動體現空軍「忠於國家、忠於職守」及「勇於負責、勇於犧牲」的忠勇軍風，他們的忠魂和英姿，為空軍後輩留下壯懷激烈的樂章，永遠流淌在每位中華民國的空軍血液與胸膛。



張光明一生執行超過兩百五十次的作戰任務，獲頒一等宣威獎章、四星星序獎章，在世界空戰史上，極少有人能取得這般輝煌紀錄。